



半岛哈里哈气

BANDAO HALIHAQI

张炜

著

养兔记

YANG TU JI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 半岛哈里哈气

养兔记

张 炜 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养兔记 / 张炜著. - 石家庄: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2.1

(半岛哈里哈气)

ISBN 978-7-5376-4103-6

I. ①养… II. ①张… III. ①儿童文学-中篇小说-中
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42083 号

养兔记

张炜 著

策 划: 浙江天舟

责任编辑: 董素山 潘 雁

特约编辑: 童 舟

封面设计: 陈 敏

插 图: 邓瑞兴

出 版: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石家庄市中华南大街 172 号 050051)

总 发 行: 天舟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3.5

字 数: 7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01-20000

书 号: ISBN 978-7-5376-4103-6

定 价: 1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若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向总发行公司调换。

电话: 0731-82801757/82918792 传真: 0731-82801356

目录



引言	1
真能吹	2
刺猬换兔	8
新家新伙伴	14
悲伤	20
锅腰叔的鬼院	25
四月槐花开	33
这就是议论	42
喜出望外	47

难产	53
洼洼脸老太婆	60
羊妈妈	65
老鼠仇敌	70
谁是最好的卫士	76
命名日	83
十万火急	89
一坛瓜干酒	95
放生	100
河的那一边	104



引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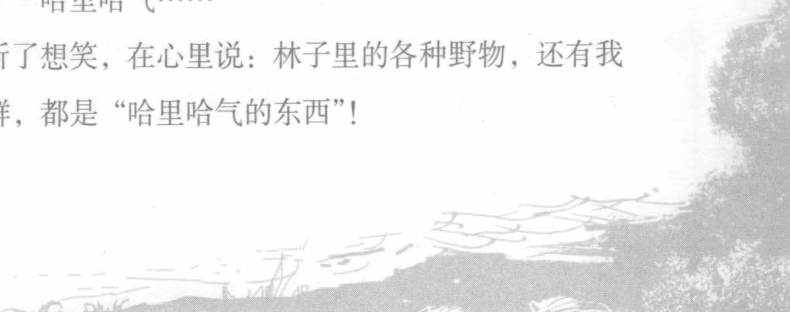
爸爸不知犯了什么大错，最后不得不与全家一起离开原来生活的地方，来到这个半岛上。当时我还小，什么都不记得。妈妈说我是被装在一个篮子里携来的，这让我想到了一只猫。

我们家从此就定居在海边林子中，没有一户邻居。我现在可以从地图上指认我们的半岛了——它就像动物的一支犄角伸入了海中，细细的尖尖的！可是我们住在上面的人丝毫没有觉得它狭窄，相反还认为它大得无边无际呢。

我们的小屋筑在丛林的边缘地带，不过离最近的人家也有一公里远。这儿到处是吵吵闹闹的各种动物——爸爸叫它们为“哈里哈气的东西”。我知道这是指它们跑动和打闹时发出的喘息声、喷气声。

后来，当我那些贪玩的同学和伙伴们来了，晚上躲在窗外黑影里等我出来，不小心弄出了声音时，爸爸就会咕哝一句：“哈里哈气……”

我听了想笑，在心里说：林子里的各种野物，还有我们这一群，都是“哈里哈气的东西”！



真 能 吹

你如果遇到了一个说话没边、洋洋得意的家伙，那么除了生气之外，简直一点办法都没有。如果他说个没完，你又认认真真地听下来，那就有点倒霉了。

千万别和这样的家伙争论，一点意义都没有。

这些天我们就遇到了这样一个臭小子，他是园艺场一个小头目的孩子，外号叫“小老样儿”。

他的年纪和我们差不多，可是从模样上看，怎么看都像一个小老头儿——不光是眉眼嘴巴像，还有就是他总要做出一副老成相。

“小老样儿”一直有个野心：当班长。

他跟人闲聊时常常背着手，哪怕谈的是一只蝓蝓、一只小虫，都要拉出一副讨论国家大事的架势。

这一次他谈起了野兔，我刚听了几句就不耐烦了。

因为这正好是我和老憨最熟悉的事儿了，他还在不知羞耻地瞎吹呢！他说自己从小就爱捉海滩上的小野兔回家养，每一次都把它们调教得乖乖的，一个个长得肥肥胖



胖，可爱极了。

“春天来了，小野兔又多起来了，我准备星期天再捉几只回来……”他说。

几个同学听得出神，一脸崇拜地围上他。

老憨朝我做个鬼脸。我们也装作好奇的样子，凑近了“小老样儿”。我问：

“如果小野兔不吃东西怎么办？”

这一问恰中要害，因为捉回家的小野兔从来不吃不喝，害怕得要命，连最嫩的白菜叶都不吃一口！

“小老样儿”撮起那张没有血色的嘴，看看我，仰着脖子答：“你得让它听话才行。”

“我怎样才能让它听话呢？”

他摸摸自己的头发：“这样，你摸摸它，它就知道你对它好了。”

我说：“明白了。”

老憨又问：“那么，它们如果脾气犟——咱难保不遇到几只最犟的家伙吧，它们饿死也不吃怎么办？”

“小老样儿”眨眨眼：“人是铁饭是钢，再饿几天看……先给它水喝……”

老憨像被什么呛着了，往天上看，直翻白眼。

我们离开了“小老样儿”，到一边看螳螂上树。这是一只很大的绿色螳螂，神气得很。老憨说：“谁如果能把



螳螂养熟了，让它听人的话，我就佩服他！”

我当然同意。

野物是各种各样的，有的很容易跟人交朋友，有的则比较难；有的需要想许多办法才行，有的想什么办法也是白搭。

比如螳螂，它们的三角形小脑袋里到底装了什么念头，我们一辈子也别想弄明白。我养过螳螂，那是一只紫色的好螳螂，用书上的话来说就是“仪表堂堂”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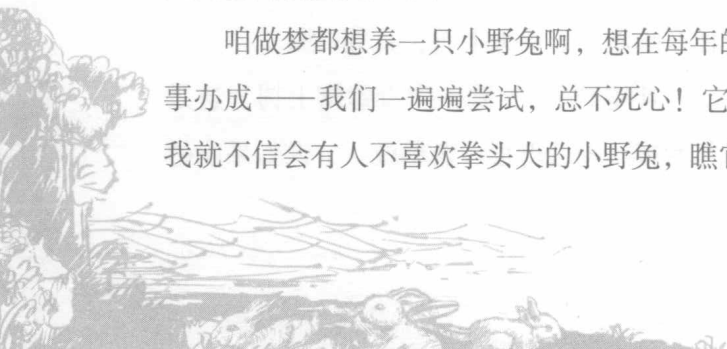
我对它可算是一百个好：喂它小虫，还采来带露水的草叶——最后怎么都没用，它不高兴，绝食。没有办法，最后还得放了它。

我们与野物的关系就是这样：再好的心意人家也不买账。比如我们为它们造出漂漂亮亮的窝，再弄来好吃好喝，那些“哈里哈气的东西”非但不喜欢不感谢，还充满厌恶哩！

这其中最典型、最不好料理的野物，大概就算野兔了。为了饲养它们，我和老憨等人可吃了不少苦头。

关于它们，“小老样儿”唬别人可以，唬我们，那就是关公门前耍大刀了！

咱做梦都想养一只小野兔啊，想在每年的四月里把这事办成——我们一遍遍尝试，总不死心！它们太可爱了，我就不信会有人不喜欢拳头大的小野兔，瞧它们那副模样



和神气吧，一个个亲死人啦！

它们的眼睛像小姑娘一样，一天到晚都在害羞。就像一切古怪可爱的野物一样，也同样是小小年纪生了胡须。身上的毛皮像最细的绒绒，摸一下滑腻腻热乎乎。两只长耳活动个不停，那大概相当于雷达的天线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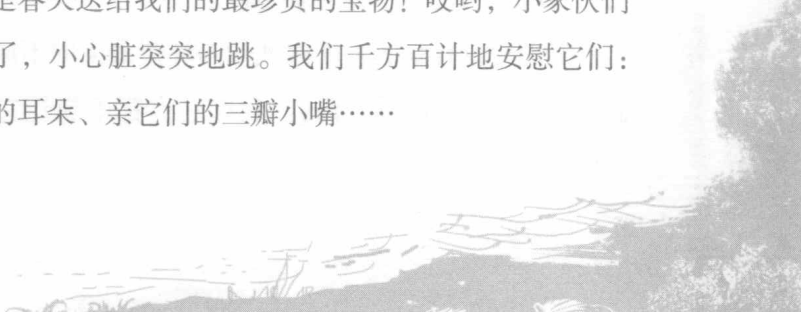
我们知道从哪里才能找到它们。一到四月它们就该出窝了。兔儿妈妈为照顾它们可费了不少心思，一天到晚寸步不离，就是出门玩耍也要带在身边。

但是它们个个都是淘气精，只要一有机会就会跑开，想自由自在一会儿，到处看看新奇——可就在它们这样干的时候，一不小心就出事了。

最可怕就是遇到狐狸和狗獾、黄鼬之类，这些家伙见了小野兔，大概就像我们见了樱桃差不多吧，口水都会流出来的。运气最好的当然是遇到我们了，我们对它们啊，那可以说要多好有多好了！

我们一看到它们的那股高兴劲儿，真是没法形容。那些从来没把小野兔捧在手里的人，怎么都不会明白那种滋味。它们从花生棵或是一大蓬苦草下边溜达出来，三瓣小嘴活动不停，正琢磨什么呢，就被我们捉到了。

这是春天送给我们的最珍贵的宝物！哎哟，小家伙们可吓坏了，小心脏突突地跳。我们千方百计地安慰它们：摸它们的耳朵、亲它们的三瓣小嘴……



可惜怎么也不行，一点用处都没有。它们就是害怕，再就是——生气！

我们回家为它弄一个最好的窝，里面铺了棉花和绒绒草，还摆了最嫩的菜叶和清水碟。能想到的我们都想到了，可就是想不到它们的气性会这么大。

它们蹲在一角，恶生生地看着我们，气鼓鼓的。它们的小胸脯因为生气，不停地起起伏伏。

事情最后总是弄得很僵，弄到特别严重的地步。可是我们就是不能放弃，一直抱有最后的一线希望：小野兔们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回心转意了。

糟糕的是，它们是真正的实心眼儿，到死也不会改变主意。

失败的一方肯定是我们。没有办法，最后我们只好把不吃不喝、打定主意绝食到底的小野兔给放走了。

我们常常在书里看到许多有气节的英雄人物，他们至死不背叛不投降，那么坚强！这曾经让我们多么感动多么敬佩啊！小野兔们在这方面真是毫不逊色，它们简直就是近在眼前的、活生生的英雄……

而我们这些捉它们的人，就成了十恶不赦的坏蛋。

“我们是坏蛋。”我对老憨说。

老憨也这样认为。不过我们与坏蛋最大的不同是，我们是真心对小野兔们好的。我们一点都不想让它们受委



屈，更不想让它们挨饿受冻。

问题是一切都事与愿违：小野兔们不光不领情，还从头到尾地、深深地恨着我们！

这就是每一次饲养小野兔的开头与结尾，从来没有什么例外——这个过程我们太熟悉了。

所以那个说自己如何养活捉来的小野兔，与它们结下了深厚友谊的“小老样儿”，实在是个不折不扣的吹牛大王。



刺猬换兔

真的，动物生气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拿它们没有办法。

关于野物，我记忆中最难忘的，就是它们生气的问题。

在课堂上作文，如果老师出的题目是“关于某某的问题”，我会立刻想到与动物们相处的那一幕，于是随手就把“动物生气”几个字填到了中间。

因为在我看来，这不仅是个最难解决的大问题，而且一直纠缠着我，让我痛苦和不安。

这方面的事例太多太多了……它们当中，除了野兔最爱生气之外，其他的还有麻雀，它们大概比野兔有过之而无不及。麻雀是最平常的一种鸟儿，它们总在屋檐下做窝，离人最近。这就往往让人误解，以为它们有多喜欢我们呢。其实它们跟我们的关系非常一般。

我有一次捉了一只麻雀，放在笼里，照料得再好也没有了。可它不但毫不领情，还气得要死——小胸脯一鼓



一鼓，最后竟然倒在了那儿。

它是气晕了！我吓坏了，赶紧把它取出来，放到树杈上许久，等它缓醒过来……

它们愤怒，它们生气，就是这么简单。如果我们能够彻底认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不再尝试捉来养它们就好了。可惜我们往往做不到——我们太喜欢它们了！

老憨是个动物迷，他几乎试着养过各种能够找到的动物：鱼、虾、螃蟹、鳖……除了这些水族，还有天上飞的鹌鹑鸽子斑鸠——有一次他还养了一只猫头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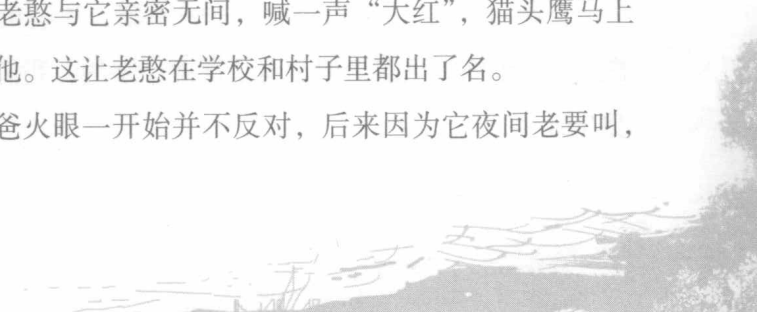
那家伙可不是一般的鸟儿，它的脸庞在所有鸟类中是最大的，而且似曾相识：它像猫，又让人想到大姑娘的脸——比如园艺场女工大红的脸。

大红就有这样一张大大的圆脸，所有人见了都夸：“多俊的大闺女！瞧那大圆脸儿！”

老憨了不起，因为他竟然设法把那家伙养熟了，以至于放在笼子外面它也不飞。它要吃肉，老憨就千方百计为它找，这倒是件难事。我们商量着，为它取了个名字：大红。

我们那时高兴得就像过节，一有空闲就往“大红”那儿跑。老憨与它亲密无间，喊一声“大红”，猫头鹰马上转头看他。这让老憨在学校和村子里都出了名。

他爸火眼一开始并不反对，后来因为它夜间老要叫，



声音有点瘆人，就吓坏了。火眼一辈子胆大，年轻时当过民兵，可就是害怕猫头鹰的叫声。再就是饲养它需要肉。火眼说：

“我还馋酒馋肉哩，咱养不起这个老爷。”

“大红”终于被老憨含泪放走了。

老憨是研究野物的权威，这方面只有我能和他比——我们几年来牢不可破的友谊，也与这些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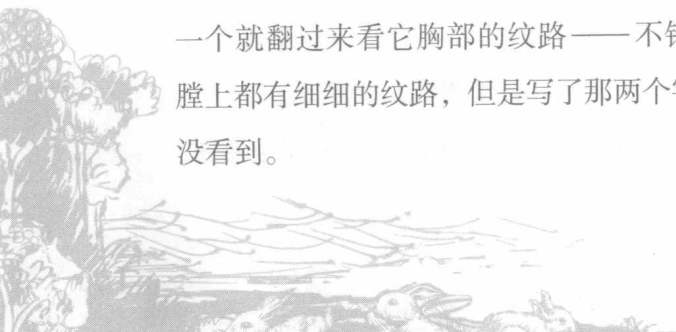
老憨说：“老果孩儿住在林子里，准和野物有一腿，谁也没法和他比。”

“有一腿”这种说法，是指男女之间有不正常的关系，所以这让我十分生气。大家听了，都用另一种眼光来看我了。真要命。

老憨算个野物权威，不过有时也故意唬人。比如说有一次他告诉我们几个同学：只要逮住了一只蚂蚱王，那么整个夏天和秋天，田野上的所有蚂蚱都会听我们调遣，让它们往东就往东，让它们往西就往西。

他说那是一种大个头的“关东蚂蚱”，翻过来看它平平的胸脯上，都有纹路，蚂蚱王那里写了“好汉”二字！

这太诱人了。大家都傻乎乎地去捉大个的蚂蚱，每捉一个就翻过来看它胸部的纹路——不错，所有的蚂蚱胸膛上都有细细的纹路，但是写了那两个字的，我们一个也没看到。



最后大家都失望了。老憨说：“谁知道呢，也许那是两个外国字母哩，咱见了也认不得。”

老憨还养过青蛙，一只青蛙比人的手掌还要大，从胖胖的样子来看，它真的生活得很好。它与老憨生活在一起似乎已经习惯了，并不逃走。

老憨喂它蛾子一类的飞虫。我们看它托在老憨掌心里，伸出叉舌飞快取走飞蛾的样子，真是惊讶。老憨为它取名“二红”，即大红的妹妹。

老憨上课时也带着大青蛙，就放在课桌里边，听课时要顺便摸一下。这样过去了一个星期，本来一切都顺利，可惜有一天正上音乐课，老师唱一句，那青蛙就“哇”地应一声，惹得全班哈哈大笑——老师气火了，罚老憨站，还怒冲冲地把那只青蛙一下扔到了窗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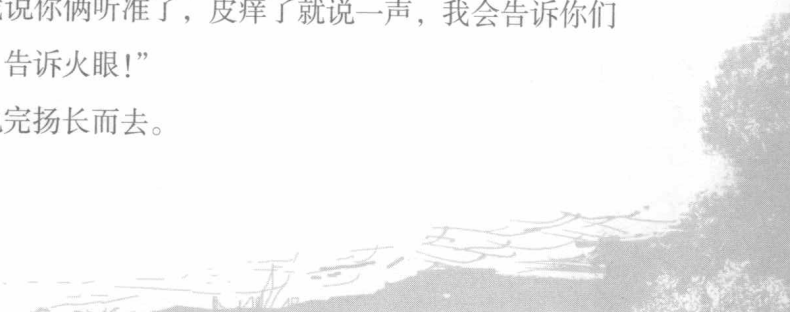
就在大青蛙被扔掉的那天，我们放学回家的路上遇到了大红。她拦住我们说：

“是你俩把捉来的脏东西取了我和妹妹的名字吗？”

当时我们被问个措手不及。老憨脸涨得发紫，吭哧了一会儿，看看我说：“还有这种事儿？”

大红真的生气了，胸脯一起一落，脸上的两个酒窝乱抖：“我说你俩听准了，皮痒了就说一声，我会告诉你们家大人，告诉火眼！”

她说完扬长而去。



老憨最怕的是火眼打人。那不是一般的打，而是往死里打。有一次火眼来了酒瘾，再加上生气，见了老憨就一扁担砸下来——要不是老憨跑得快，那一下准会脑瓜开花。

从这天开始老憨就一直提心吊胆的。不过日子一天天过去，好像并没有发生什么。

四月又到了，天一暖和，南风呼呼一吹，人心里就爬起了痒痒虫。这是真的。也就是说，野物们又在海滩上招呼我们了。

“小老样儿”时不时在班里吹牛，这也让人烦心。实话说，这个季节最吸引人的还要算小野兔。它们平时不哼不哈的，三瓣小嘴活动个不停——老憨说那是在“念经”。

对野物同样着迷的同学是破腩，他问：“它念什么经？”

老憨说：“它念歪经，这么一念，再凶的野物都逮不着它们了。”

四月天是常常想起野兔的日子。星期天，我和老憨破腩三个人去海边玩，刚走进林子里的一条小路，就遇到邻村的两个男孩，他们笑嘻嘻的，见了我们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

原来他们手中的篮子里有两只小野兔。

老憨看了又看，问是从哪里捉的？他不停地咂嘴。

他们说：正在沙滩上歇着，随手抚弄一丛苦草，两只小兔就蹦跶出来了。

“真是巧死了，咱要专门去找，说不定得花上一个月

